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四卷 邢君瑞五載幽期

深願弘慈無縫罅，乘時走入眾生界，窈窕丰姿都沒賣，捉魚賣，堪笑馬郎來納敗。清冷露 濕金欄壞，茜裙不把珠瓔蓋，特地掀來呈捏怪，牽人愛，還盡幾多菩薩債。

這一隻詞兒是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菩薩之作。看官，你道魚籃觀音菩薩是怎生一個出處？莫要把《西遊記》上之事當作真話。那《西遊記》上一片都是寓言，切莫認真。這個故事出在唐朝元和十二年，那時陝右並不曉得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只好殺生害命，賭氣爭財，貪其酒色而已。金沙灘上是個財物繁華、民居稠密之地，其貪酒好色、殺生害命比他處更甚。忽然一日，不知那裡來了一個絕色女子，年紀不過十七八歲之數，雲鬢堆鴉，丹霞襯臉，唇若塗朱，肌如白雪，手裡提著一個籃子，走到市上賣魚為生。賣完了魚，又不知到那裡去了。如此一連賣了幾日魚，那金沙灘上之人見了這個絕色女子，惹得大家七顛八倒，風風勢勢，都來問這女子買魚。有的故意爭論，說多說少，有的竟不爭論，多加他些價錢，故意在女子身邊捻捻呢呢、挨挨擠擠，不過是貪這女子姿色，與他饒嘴饒舌調弄之意，那裡是真心要買他魚。那女子卻有一種妙處，隨你怎麼貪看，他也不全在心上，以此每每走到市上，眾人都圍繞著他買魚。還有沒錢的，空口白話與他論量錢價。有的說這個女子定是來歷不明之人，故意在此行奸賣俏、勾引男兒。有的說這女子假以賣魚為名，特來揀尋丈夫之意。及至問他姓名，他又道：「若有做得咱丈夫的，咱方與他說知。」因此人人願婚，個個求娶，便拿了金銀彩幣來做聘禮。女子道：「咱並無父母，誰收咱聘禮，咱流落江中，打魚為生，只住在一間破茅屋之中，這金銀彩幣要他何用？」眾人道：「你的住處也待咱們認一認，明日好來成親。」女子就往前走，眾人隨後跟去，來到江邊，係著一隻小小漁船，女子啣啣呀呀掉到江中一個所在，果然住在一間破茅屋之中，景致卻也幽雅，前後都是參天蔽日的紫竹林。眾人道：「此處咱們一生沒有到。你既不收聘禮，教咱怎生好娶你為妻？」女子道：「妾自幼敬信三寶，最好持誦經卷。若是列位眾人之中，今日回去，肯將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》細細讀熟，明日妾到市上，如有肯得出的，就與他結為夫妻，並不要一文聘禮。」說罷，女子仍舊載了眾人到江邊上岸。女子又啣啣呀呀自蕩入江心去了。眾人都說道：「怎生這位小娘子又無父母眷屬，獨自一個在這江心冷落之處？」各人急急回家，都要去念《普門品》，有的要自己做新郎，不肯與人說知此事。有的不識字的，料得新郎沒分，便就對人說了，霎時間傳滿了金沙灘村上之人。有那沒《普門品》的，向人家去借來讀誦。那人又專靠此一部《普門品》將來作聘禮之資，如何肯借，只說沒有。把這些要做新郎的人，讀的讀，背的背，忙忙碌碌辛苦了一夜，並不曾合眼。有肯得出的欣欣自以為得計道：「這頭親事，準是咱上手了。」清早就走到市上，等那女子來定親。誰知才到市上：

夜眠清早起，又有不眠人。

又有一個肯得出的已立在市上等候了。少頃之間，共來了十個，都是肯得出《普門品》之人，十人都齊齊等著。那花枝般女子來了，一個背過，又是一個，就像學堂裡小學生背「趙錢孫李」的一樣，雖然生熟不同，卻也都肯得出。女子又著手對列位道：「妾只一身，難以分配列位。若有一夜肯得《金剛經》出的，妾便結為夫妻。明日早來。」說罷，裊裊婷婷而去。這十人道：「《普門品》還好讀，《金剛經》如何一夜讀得熟？這是他出難題目，故意要耍咱們了，這頭親事定不成了。」有的道：「也未可知，倘是天緣，前世該是夫妻，一緣一會，一時間天聰天明讀得出，也未見得。」這十個人回去，都把《金剛經》來讀，硬記硬背，記一分，背一分，這一夜比昨日更忙。讀了一夜，到清早，又有三個肯得出的。那花枝般女子道：「妾只一身，難以分配三位。諸經之中，唯有《法華經》為諸經之王，佛以大事因緣出世，特說此經，所以道：『六萬餘言七軸裝，無邊妙義廣合藏。』若見三日之內，有人肯得《法華經》出的，妾誓不相舍。」三個人把頭一搖、把舌頭一伸道：「這親做不成了。」遂一哄而散。獨有一個馬小官資性極好，讀了三日，把這七卷《法華經》從頭至尾背與這女子聽，女子便笑容可掬道：「此真吾丈夫也。妾有言在前，不嫁與郎君，卻嫁與誰？」遂跟了馬小官家去。馬小官父母見這位絕色女娘來做媳婦，怎生不喜？遂廣接鄰里親眷，結起花燭，置辦酒筵，叫了賓相，僱了樂人，丁丁鑿鑿作起樂來，把這位新娘子打扮得紈扇圓潔，腰兒下束帶，矜莊起來，分外標緻。賓相念動禮文，滿堂中花燭燦煌，香煙繚繞，男女老少沒一個不喝聲彩。新郎新娘齊齊立在紅氈上，喝禮贊拜。忽然這位新娘一交跌倒在地，連攙扶婆也扶不住。眾位女娘急急把這位新娘攙入香房，把姜湯來灌，還不曾下喉，早已氣絕而亡了。滿堂人無不驚歎。誰知成親宴，翻作送喪筵。

話說那位新娘一死之後，霎時間屍骸臭爛，就有千千萬萬蟲蛆攢食，滿堂會筵之客登時掩鼻而散。馬氏一門見臭穢難當，蛆蟲四散爬開，即將衾褥包裹而出，掘土成坎，埋於沙灘之上，合門好生不樂，道：「那裡走出這個沒爺娘的怪物，走到咱家作神作怪，弄出這場沒興沒頭的事。」遂把花燭禮筵一齊收拾起。眾人都道：「怎生有如此怪事？好端端一位女娘，霎時間變出這場怪異，好道不明白。咱們且到他前日住居之地瞧一瞧，委是何等怪物。」走到江邊，不見前日係的那只小小漁船，遂另覓了一隻船，依前日那女子掉的路，蕩來蕩去，並不見前日那間破茅屋並江心紫竹林之處。眾人尋了一通，只得回來道：「咱們前日白日見鬼了，擬定是個妖精鬼怪出來迷人，幸得馬家香火旺，妖怪迷他不得，反自死了。若著了他手，再遲幾時，馬家一門性命休矣。」馬小官聽得此說，心中著實慌張，一則是空做了一番新郎，受用了一個臭屍首，好生羞慚；一則聽了此話，恐這妖精鬼怪，日後還有不可知之禍。終日憂愁，反生出一場病來。獨歡喜殺了那十個讀《普門品》三個讀《金剛經》的人，道：「又是咱們造化高，不去讀《法華經》，若讀熟了時，這臭屍首準是咱們受用了。幸得馬小官消除災障，頂缸捉代，替咱們出了這一番丑，如今又生出一場病來，這是白手求妻的饒頭、做假新郎的利市哩！」

不說這一干人自得其得，話說馬小官病了一場，後來也漸漸好了。一日，同一干人出外，打從這女子墳前走過。眾人都取笑道：「這是你妻子哩！」馬小官滿面羞慚道：「說他怎的？」只見一個西域老僧，梵相奇古，在這女子墳上磕頭禮拜個不住。眾人向老僧道：「你怎生如此至誠禮拜這個女子墳墓？」老僧道：「檀越道他是個女子麼？你們肉眼心胎，不識異人，他本是南海落迦山紫竹林中大慈大悲救苦難觀世音菩薩。他見你們不信三寶，殺生害命，好酒好色，忘了本來面目，特翻身變個女子，故意以賣魚為生，化度你們，勸你們皈依三寶，唸經念佛。你們卻迷而不悟，錯認他做女子，他所以脫胎而去，即時臭爛，以見女色不可貪戀，四大不能久長之意。你們還說他是個女子！」眾人道：「你們出家人專好捏怪，說神說佛。有何憑據說他是觀世音化身？」老僧道：「若是佛菩薩顯化，其骨是鎖子連環骨，骨節都勾連不散。檀越不信，老僧試挑與列位看。」老僧不打誑語，就把手中錫杖將面上一堆沙土細細撥開，挑出那一副骨頭來，果是一具鎖子骨，節節勾連，玲瓏剔透，如黃金之色，異香襲襲。眾人方信其言。那老僧把這一具黃金鎖子骨將錫杖橫挑在肩上，聳身駕雲，騰空而去。眾人方知是羅漢臨凡，合掌向空禮拜，始信前日紫竹林就是南海之像。自此之後，陝右多皈依三寶、誦經念佛之人。馬氏一家篤信佛法，都成正果。因此，有人彷彿那日形容，畫成「魚籃觀音」之像，傳流於世。我朝金華宋景濂學士作《魚籃觀音贊》道：

我大士，慈憫眾生，耽著五欲，不求解脫。乃化女子，端嚴姝麗，因其所慕，導入善門。

一剎那間，遽爾變壞；昔如紅蓮，芳豔襲人；今則臭腐，蟲蛆流蝕。世間諸色，本屬空假，眾生愚癡，謂假為真。類蛾赴火，飛逐弗已，不至隕命，何有止息！當知實相，圓同太虛，無雌ㄝ妍，誰能破壞？大士之靈，如月在天，不分淨穢，普皆照了！凡皈依者，得大饒益，願即同歸，薩婆若海。

列位看官，那觀世音菩薩只因世上人貪財好色，忘記了自己本來面目，故意化作女子勸化世人，況且觀音菩薩原是男身女相，豈有要嫁丈夫之理！但有一種欲界女仙，未證大羅天仙地位，不免也要下嫁人間，尋個丈夫，亦是冥數使然。若是西湖之上，團團

秀氣，奕奕靈光，常有水仙出現，不則一事，就如蘇小小與司馬才仲做了西湖水仙，這是一個水仙了。還有一個水仙，也與蘇小小不甚差遠，聽在下慢慢說來。

話說西湖之上有一座此君堂，修竹數萬竿，蕭疏可愛。因晉人王子猷愛竹，有「何可一日無此君」之語，後人因此遂名竹為「此君」。堂中萬竹林立，就建堂名為「此君堂」。蘇東坡來杭州做太守，最愛此處幽雅，曾有《此君堂》詩道：

聽謾謾碎龍鱗，俯看蒼蒼立玉身。

一舸鳴夷浮海去，尚餘君子六千人。

話說此君堂有了蘇東坡這一首詩，更覺增重，流傳到蘇東坡之後，太原有個詩人姓邢名鳳字君瑞，是個少年英俊之輩，丰姿不群，典雅出格。邢君瑞因見白樂天也是太原人，曾來杭州做太守，每每作詩稱贊西湖之妙，日日遊於湖上，笙簫歌妓，時常不輟。後來離任西湖，竟害了相思之病，戀戀不捨，做了千古風流話柄，傳流於世。他是前輩人，恁般如此妙，難道俺是後輩，便不如他不成，不可把他一個人占盡了「風流」二字，俺不免也到西湖上一遊，雖比不得他是官人，奢華豪爽，有妓女簫管之樂，但古詩有云：

何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。

俺窮秀才自有窮秀才的樂事，何必與他一樣。說罷，便收拾了琴劍書箱，上路行程。不則一日，來於杭州遊玩。走到西湖之上，看得這此君堂水竹清幽，分外有趣，出奇爭勝，就將行李搬入此中，與了管事人些房租，將來坐下，水光山色，盡在面前，竟如圖中蓬萊三島一樣。邢君瑞好不樂意，日日遊於南北兩山之處，遂題「西湖十景」詩——

《蘇堤春曉》：

孤山落日趁疏鐘，畫舫參差柳岸風。

鶯夢初醒人未起，金鴉飛上五雲東。

《斷橋殘雪》：

望湖亭外半青山，跨水修橋影亦寒。

待泮痕邊分草綠，鶴驚碎玉琢闌干。

《雷峰夕照》：

塔影初收日色昏，隔牆人語近甘園。

南山游遍分歸路，半入錢塘半暗門。

《曲院風荷》：

避暑人歸自冷泉，埠頭雲錦晚涼天。

愛渠香陣隨人遠，行過高橋方買船。

《平湖秋月》：

萬頃寒光一夕鋪，冰輪行處片雲無。

鷺峰遙度西風冷，桂子紛紛點玉壺。

《柳浪聞鶯》：

如簧巧囀最高枝，苑柳青歸萬縷絲。

玉輦不來春又老，聲聲訴與落花知。

《花港觀魚》：

斷汲唯餘舊姓傳，倚闌投餌說當年。

沙鷗曾見園興廢，近日遊人又玉泉。

《南屏晚鐘》：

涑水崖碑半綠苔，春遊誰向此山來？

晚煙深處蒲牢向，僧自城中應供回。

《三潭印月》：

塔邊分占宿湖船，寶鑿開奩水接天。

橫笛叫云何處起，波心驚覺老龍眠。

《兩峰插雲》：

浮圖對立曉崔嵬，積翠浮空霽靄迷。

試向鳳凰山上望，南高天近北煙低。

話說邢君瑞游於南北兩山之間，到處題詠，自得其得。那時正值清明節序，西湖之盛，莫盛於清明。清明前兩日名為「寒食」，杭州風俗，清明日人家屋簷都插柳枝，青茜可愛，男女盡將柳枝戴在頭上。又有兩句俗語道得好：「清明不戴柳，紅顏成皓首。」小孩子差讀了道：「清明不戴柳，死去變黃狗。」甚為可笑。

杭州此日，家家上墳祭掃，南北兩山，車馬如雲，酒樽食籩，山家村店，無處不是飲酒之人。有湖船的，僱覓湖船；沒湖船的，藉地而坐，笙簫鼓樂，揭地喧天。蘇堤一帶，桃紅柳綠，鶯啼燕舞，花草爭妍，無一處不是賞心樂事。還有那跑馬走索、飛錢拋鉞、踢木撒沙、吞刀吐火，貨郎販賣稀奇古怪時新玩弄之物，無所不有，香車寶馬，婦人女子，挨挨擠擠，好生熱鬧。邢君瑞看了這般繁華景致，分外高興。有柳耆卿詞為證：

折柯花爛熳，乍疏雨，洗清明。正豔杏燒林，湘桃繡野，芳景如屏。傾城，盡尋勝去，驟

雕鞍、紺幘出郊坰。風暖繁弦翠管，萬家齊奏新聲。盈盈，鬥草踏青。人豔冶，遞逢迎。向

路旁，往往遺簪珥，珠翠縱橫。歡情，對佳麗地，任金罍罄竭，玉山傾。拚卻明朝永日，畫堂一

枕春醒。

話說邢君瑞在蘇堤上挨來擠去，眉梢眼底，不知看了多少好婦人女子。晚間到此君堂中，甚是寂寞不過，只得取出隨身的那張金徽玉軫焦尾琴來，按了宮商角徵羽，彈《漢宮秋月》一曲。那時春景融和，花香撲鼻，月滿中庭，游魚噴跳，邢君瑞悠悠揚揚，正彈到得意之處，忽然間萬竹叢中有人嬌聲細語的贊道：「妙哉《漢宮秋月》之曲，此非俗人之所能彈也。」邢君瑞大異，便放下了手，遙望見一女子穿花度竹而來，淡妝素服，果是：

遮遮掩掩穿芳徑，料應小腳兒難行。

這女子緩步弓鞋，輕移羅襪，漸漸的走到面前。邢君瑞打一看時，與日間見的婦人女子更自不同，怎見得這女子的妙處：

淡淡丰姿，盈盈態度。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見脂粉嫌他點染；芙蓉如面柳如眉，看百花兀自

嬌羞。香霧雲鬢，蕊珠宮仙子下降；朱唇玉貌，瑤台畔帝女臨凡。

邢君瑞見這般出色女子，疑心是貴家宅眷，起身正欲走避。你道這女子好怪，啟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輕輕的道：「君瑞幸毋避我，妾有詩奉聞。」遂吟詩一首道：

娉婷少女踏春陽，無處春陽不斷腸。

袖弓腰渾忘卻，羅衣虛度五秋霜。

那女子的歌聲真如驪珠一串，百轉黃鸝。邢君瑞暗暗的道：「這女子怎生知道俺表字君瑞，忒煞奇怪。莫不是東牆之東、西樓之西。那裡曾相見過來？端的奇異，俺眼裡曾沒有見這等出色女子。」便風發了一個邢君瑞，高興勃勃，那裡按納得住，也接口吟一首詩以挑之道：

意態精神畫亦難，不知何事出仙壇！
此君堂上雲深處，應與蕭郎駕彩鸞。

邢君瑞吟完，那女子面上喜孜孜一笑生春，深深的道個萬福道：「予心子意，彼此相同。我與君子本有宿緣，當為配偶，奈緣分尚遠，當期五年，君來守土，相會於鳳凰山下。君如不爽，千萬相尋。」道罷，香風一陣襲人，忽然不見。邢君瑞大喜道：「這明是仙女臨凡，所以預知俺的名姓，又說五年君來守土，相會於鳳凰山下，這事甚奇。但一別五年，甚是遙遠。古來道：『有情那怕隔年期。』古人相期，不過一二年，這仙女一約卻就整整約了五年，想是仙家日月與人間不同。從來說『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』，教俺怎生寧耐。俺不免像小童書房中讀書『圖夜散書堂』，快做個手勢，車水紡磚兒的光景，速速的把這日月催趨將過去，便轉眼間是五年，少不得有相逢之日。」說罷，暗暗自笑，從此甚是得意。

一日，與一個杭州朋友賈元虛飲酒，酒席之間，邢君瑞自以為僥倖有此奇逢，細細訴說此事。那賈元虛是個老成之人，說道：「我們這西湖之上或有仙女臨凡，亦未可知。也有鬼魅害人，假說神仙，或假托鄰近女子，迷惑外方之士。那少年不老實之人，往往只道真是仙女，真是鄰近女子，與他淫媾，不上幾時，精神都被攝去，只剩得一副枯骨。如此等事甚多。我小弟試說一件事與兄聽，這是不多幾年之事：

有一個姑蘇吳秀才，也是個少年有才之人，來游西湖，就寓在錢塘門真覺院中。黃昏時候，忽有叩門之聲，這吳秀才開門一看，卻是一個女子，容貌標緻無比，雅淡梳妝，時新衣服。吳秀才問這女子來歷，他便道：『是鄰近女子，只因郎君日日在奴家門首經過，丰姿俊秀，奴家私心甚是愛慕，要與郎君結為夫妻，不嫌自獻，深夜來奔。又恐家人驚覺，只得暫回，改日再來探望。』說罷，便欲轉身而去。那吳秀才淫情勃勃，怎生上門來的買賣，肯放回去。『現鐘不打，卻又等鑄。』便把這女子一把扯將進來，閉上了門，與他解帶脫衣，上牀而睡，行其雲雨之事。五更之時，辭別吳秀才出門而去，就像《牡丹亭記》道『秀才休送，以避曉風。』每每戌時而來，寅時而去。

那吳秀才是個傻的，自以為巫山之遇，放出生平精神，夜夜奉承這個女子不迭。一連過了數月，院中和尚看得吳秀才精神憔悴，面貌清瘦，語言舉動失張失智，像著鬼著魅的一般。遂細細盤問，那吳秀才怎生肯說，還恐怕和尚不是好人，乘機奸騙了這個女子，甚是吃酸，再三不肯說出。合院和尚見他瘦得不好，恐日後連累，只得苦苦盤問。吳秀才方吐真情。眾和尚大驚道：『果然有此事。前者有一官員帶了一個女子才色豔麗，要選充內廷，不意一病而死，就權殯在西廊，已經三年，往往出來迷惑外方之人。相公所遇，定是這個怪物，所以說日日在門首經過。況且此處並無隱居女人，相公快快避去，方保性命；若少遲延，這性命必然休矣！』吳秀才還疑心不是鬼，牽情割愛，不肯起身。到夜晚於窗間得女子一首詩道：

湖著眼事應非，倚檻臨流弔落暉。
日燕鶯曾共語，今宵鸞鳳歎孤飛。
死生有分愁侵骨，聚散無緣淚濕衣。
寄語吳郎休負我，為君消瘦十分肌！

秀才看那字墨色慘淡，方知是鬼寫的字，滿身冷汗，遂急急起身。怎知那女鬼夜夜夢中不捨，後來畢竟嗚呼哀哉了！豈不可惜！所以說西湖之上，時有鬼魅假名冒姓哄人。前車既覆，後車當戒，仁兄不可便信為仙女，墜其術中，迷而不悟，只看吳秀才便是榜樣。」

邢君瑞道：「雖有鬼魅，亦有仙女，但要看有緣無緣。小弟曾看書上載得一事，甚為有趣，說唐時王軒極有詩才，游西小江，泊舟在於苧蘿山，想西施當日在此浣紗，不知怎生樣妙，癡癡呆呆想個不住，因題詩於西施石上道：

嶺上千峰秀，江邊細草春。
今逢浣紗石，不見浣紗人。

王軒題罷，一片精誠感動那當年西子。忽然見西子裊裊婷婷，煙雲縹緲，扶石筍而歌道：

妾自吳宮越國，素衣千載無人識。
當時心比金石堅，今日為君堅不得。

子歌罷，便從石邊走將出來，邀請王軒入洞房深處。珠宮貝闕，好生華麗，就如天台仙女留劉晨、阮肇一般。恩恩愛愛，美美滿滿，做了一月夫妻。後來因冥數已完，只得送王軒出來，涕泣相別而散。此事流傳已久。後來蕭山有個郭凝素，只道西施還嫁人，也學王軒走到苧蘿山題兩句詩在石上，思量打動西子之心。怎當得西子睬也不睬，一毫沒有影響。那郭凝素還東瞧西望，盼了一回，不見形跡，好生沒興，只得踽踽涼涼而歸。當時有人做首詩兒嘲笑道：

三春桃李本無言，苦被殘陽鳥雀喧。
借問東鄰效西子，何如郭素學王軒！

據這二人看將起來，可見只要有緣。小弟看這女子宛似西子模樣，況他說五年相會，此語一定非虛。安知弟非昔日之王軒乎？」賈元虛道：「但願仁兄為王軒，不願仁兄為吳秀才也。」二人遂大笑而別。

後邢君瑞遊賞西湖已畢，歸於太原，卻心心念念思量來赴五年之約。果然「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前花影座間移」，不覺早是五年光景，邢君瑞的哥哥恰好來杭州做太守。邢君瑞拍手大叫道：「真仙女也。鬼魅只知過去，不知未來。『當期五年，君來守土。』他早已知道了，豈不真是女仙？俺這遭與他准准結為夫妻，同其衾而共其枕，顛其鸞而倒其鳳，豈不樂哉！」遂同哥哥到於杭州。哥哥自去行做官之事。君瑞自具一隻小舟游於西湖之中，心心念念思量會遇著仙女。那時正值初秋，十里荷花盛開，香風撲鼻，曾有仲殊荷花《念奴嬌》詞，單道西湖荷花好處：

水楓葉下，乍湖光清淺，涼生商素。西帝宸游，羅翠蓋，擁出三千宮女。絳彩嬌春，鉛華
畫掩，占斷鴛鴦浦。歌聲搖曳，浣紗人在何處？
別岸孤棹一枝，廣寒宮殿冷，寒棲愁苦。雪豔冰肌，羞淡泊，偷把胭脂勻注。媚臉籠霞，
芳心泣露，不肯為雲雨。金波影裡，為誰長恁凝佇。

話說邢君瑞月明之下，正在荷花中蕩來蕩去，忽聞得湖浦咿呀呀之聲，遙見一美人領一青鬟，駕小舟映月而來，舉手招這君瑞道：「君瑞真信人也！」邢君瑞驚喜之極，急忙叫兩舟相並了。那美人道：「妾西湖水仙也，與郎君有宿世之緣，該為夫婦。千里不違約，君情良厚矣。」邢君瑞等候了五年，今日相見，怎生不分外高興！急忙躍入美人舟中，美人叫青鬟開了船，蕩入湖心，頃刻之間，人舟俱沒。舟子並小廝大驚，忙報與邢太守。太守叫舟人在西湖中遍處打撈屍首，十數日並無蹤跡。後人常見邢君瑞與彩蓮女子小舟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，或歌或笑，出沒無時。遠觀卻有，近視又無。方知真是水仙，人無不羨慕焉。有詩為證：

蘇小當年為水仙，水仙又見此君緣。
湖明月留千古，何處相逢不可憐！